

OPEN 4/21

卡內提回憶錄三部曲之一 Die gerettete Zunge

得救的舌頭

一個青年人的故事 1905-1921



回憶錄的第一部，敘說著這位來自西班牙家族，住在一座多種語言環伺的保加利亞小城的男孩，體驗了猶太雙親家中的宗族權威、曼徹斯特的商人氛圍和大英帝國的極盛力量；並經歷了帝制時期的維也納，以及戰爭與戰後期間的民主蘇黎世。卡內提的回憶錄洋溢著美好的靜謐，未含絲毫的狂妄自大，熱情而沒有仇恨。

伊利亞斯·卡內提 Elias Canetti／著
林維杰／譯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O P E N 4 / 2 1

卡內提回憶錄三部曲之一

Die gerettete Zunge

得救的舌頭

一個青年人的故事 1905-1921

198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

伊利亞斯·卡內提 Elias Canetti / 著
林維杰 / 譯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

OPEN 4/21

得救的舌頭

作 者 伊利亞斯·卡內提

譯 者 林維杰

責 任 編 輯 江怡瑩

美 術 設 計 江美芳

發 行 人 王學哲

出 版 者
印 刷 所

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 10036 重慶南路 1 段 37 號

電話：(02)23116118 • 23115538

傳真：(02)23710274 • 23701091

讀者服務專線：0800056196

郵政劃撥：0000165 - 1 號

E-mail：cptw@ms12.hinet.net

網址：www.commercialpress.com.tw

出版事業登記證：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

初 版 一 刷 2004 年 7 月

Copyright © Elias Canetti 1997, 1994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arl Hanser Verlag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

2004 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定價新臺幣 370 元

ISBN 957-05-1881-2 (平裝) / 24221000

OPEN是一種人本的寬厚。

OPEN是一種自由的開闊。

OPEN是一種平等的容納。

獻給格奧爾格·卡內提
1911～1971

目次

第一部 魯斯特舒克 (一九〇五——一九一一)

0	0	0	0	0	0	0	0	0	0	0
4	3	3	2	2	2	1	1	0	0	0
1	8	5	9	6	2	9	4	8	4	3
我最初的回憶	家族的驕傲	小雞卡口。狼和狼人	亞美尼亞人的斧頭。吉普賽人	弟弟的誕生	土耳其人的房子。兩位祖父	普珥節。彗星	神奇的語言。火	蝮蛇和字母	殺機	被詛咒的遠行

第二部

曼徹斯特

(一九一——一九一三)

壁紙和書籍。梅賽河畔的散步

小瑪麗。鐵達尼號的沈沒。史考特隊長

拿破崙。食人客。周日的愉悅

父親的死。最後的版本

天堂裡的耶路撒冷

日內瓦湖畔學德語

0	0	0	0	0	0
8	8	7	6	5	4
7	1	2	6	8	9

第三部

維也納

(一九一三——一九一六)

梅西納地震。家中的市民劇院

永不倦怠的人

1	1
0	0
9	3

戰爭爆發

1
1
7

梅蒂亞和奧德賽

1
2
2

保加利亞之旅

1
2
7

發掘罪惡。維也納堡壘

1
3
8

愛莉絲·阿斯瑞爾

1
4
7

紐華葛的草地

1
5
5

母親的病。講師先生

1
5
8

波頓湖畔的鬍子

1
6
6

第四部

蘇黎世——舒伊赫策街

(一九一六——一九一九)

發誓

1
7
7

一整間房的禮物

1
8
1

間諜活動

1
8
7

希臘人的誘惑。人類知識學校

1
9
1

頭顱。與一位軍官的爭執

2
0
0

2	2	2	2
2	2	1	0
4	0	3	4

日以繼夜的閱讀。禮物的生活
催眠術和忌妒心。受重傷的人
苟特福瑞德·凱勒慶祝會
危機中的維也納。來自米蘭的奴隸

第五部

蘇黎世——深井區

(一九一九——一九二一)

2	2	2	2	2	2	2	2	2
9	8	8	7	6	6	5	5	3
3	8	3	4	8	2	7	2	7

「雅塔」會館的老小姐們。維德金醫師
菠菜品種學。優尼烏斯·布魯圖斯
和偉人同在
捆綁食人獸
引人憎恨
陳情書
禁令
對付老鼠
帶著標記的人

3	3	3	3	3	3	3	3	2
4	3	3	2	2	1	0	0	9
3	7	1	8	4	8	8	3	5

來了一群動物

不懂。金絲雀

熱心家

歷史與憂傷

募捐

巫術大師的登場

黑蜘蛛

米開朗基羅

墮落的天堂

第一部

魯斯特舒克

1905—1911

我最初的回憶

我最初的記憶是沈浸於一片紅色。在一個女孩子的臂彎裡，我從一扇門走出來，眼前的地板是紅色的，靠左邊一座往下的樓梯也是紅色。在對面同樣的高度，一個臉上掛著笑容的男人自另一扇門中走出來，友善地迎向我。他走到非常貼近我時，停下腳步說：「伸出你的舌頭。」我把舌頭伸出來，他則自口袋裡取出一把折疊式小刀，展開它並把它靠近我的舌頭：「現在讓我們割掉它吧！」我可不敢伸回來，他愈靠愈近，同時以刀鋒輕觸我的舌頭。最後一刻他拿開刀子說：「今天還不要，明天吧！」他合起了刀子並把它收進口袋裡。

每天早晨，我們踏出門走進那道紅色的走廊時，那扇門便打開來，然後掛著笑容的男人出現了。我明白他會說些什麼，並等待他發出伸舌頭的指令，我知道他要割掉我的舌頭，而每一回都使我更加害怕。通常一天就是這樣開始的。

我把這個記憶保留了許久之後，才向母親提出疑問。就是那片充斥整個屋子的紅色，使她回想起是卡爾斯巴德^①的旅店，一九〇七年她與父親帶著我在那兒消磨了整個夏天。當時為了照料兩歲的我，她從保加利亞帶來保姆，一個自身也不滿十五歲的女孩子。每天黎明時

^① Karlsbad，捷克西北部城市，位於布拉格西邊。

分，她便抱著孩子出門。雖然只會說保加利亞文，她卻可以毫無困難地穿梭於熱鬧的卡爾斯巴德，而且總是能準時帶著孩子回來。有一回在街上，她被人瞧見與一位陌生的年輕男子在一塊兒。關於那男子的來歷，她只說是偶然認識的朋友，沒有什麼可說的。過了幾週後真相大白，原來那男子所住的房間，剛好就位在我們同一條走廊的另一邊。有些時候，這女孩會在夜裡用飛快的速度衝進他的房間。我的父母親覺得對那女孩子應善盡保護的責任，便即刻把她送回保加利亞去了。

這女孩與年輕男子兩人都是一大早便出門，這樣的方式促成了他們的相遇，也促使了這一切的開端。利用刀子的威脅方式確實達到了目的，小孩對此保持了十年的沈默。

家族的驕傲

我出生在魯斯特舒克（Rustschuk）這個位於多瑙河下游的城市，對一個年幼的孩子來說，這座城市實在很奇妙。如果我僅僅說魯斯特舒克是一座位於保加利亞的城市，這樣的介紹方式其實也不完整。這裡居住著來自世界各地的人，一天之內你有可能聽見七、八種語言。除了那些經常來自鄉下的保加利亞人之外，還有著許多土耳其人，他們集中住在城裡的特定區域；而我們這裡則是猶太裔西班牙的社區。另外還有希臘人、阿爾巴尼亞人、亞美尼亞人以及吉普賽人，更有著從多瑙河對岸來的羅馬尼亞人，我的奶媽就是羅馬尼亞人，雖然我對

她已經沒有任何記憶了。除此之外，還有一些零星的俄羅斯人。

當時我是個孩子，還不能察覺到這個城市的居民在種族上的多樣性，卻能不斷感受到它帶給我的影響。由於那些人分屬不同的民族，而且所著的服飾又各不相同，使得某些特殊的身影一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海。在那六年間，家裡的僕人曾有一次是捷克人，之後又有一位亞美尼亞人。我母親最好的朋友奧嘉則是俄羅斯女子。那些吉普賽人每週總會聚集在我家的院子，數量之多，簡直就像是一整個種族的人傾巢而出，那樣驚悚的感覺容我留待稍後再敘。

魯斯特舒克這個古老的多瑙河港口，其實有著某種特別的意義。這個港口除了不斷吸引來自四面八方的人之外，多瑙河這個話題更為人們津津樂道。有些故事是這樣的：在多瑙河某些特殊的結凍年分裡，人們駕著雪橇在河面上前往羅馬尼亞，這時遇上了飢餓的狼群，牠們窮追不捨地緊跟在拉雪橇的馬匹後頭。

狼是我第一種聽說的野獸。那些保加利亞的農家少女老愛講些狼人的傳說，害得我有一晚就讓臉上蒙著狼面具的父親給嚇壞了。

早年在魯斯特舒克的生活真是多姿多采，令人既激動又害怕，不過要完整地描述出來，可不是那麼容易。往後我所經歷的事件，其實都只是重演在魯斯特舒克的歷史罷了。在魯斯特舒克，另一個不同的世界就是指歐洲，如果有人沿著多瑙河前往上游的維也納，我們會說他去歐洲了。所謂歐洲的起點，也就是昔日土耳其帝國的終點。大部分的猶太裔西班牙人仍然是土耳其公民。對他們而言，生活在虔信基督教的巴爾幹斯拉夫人統治之下，還不如被土耳其人統治好過得多。但那些為數眾多的富裕西班牙猶太商人，則與新的保加利亞政體維持

著良好關係，而長期統治保加利亞的費迪南（Ferdinand）國王，更被視為猶太人的朋友。

這些西班牙人對忠誠的態度有點兒複雜。他們是虔誠的猶太人，教區生活對他們而言有其重要性，雖然這樣的生活並不狂熱，但卻是他們生存的重心。由於他們的西班牙傳統背景，因此自視為特殊的猶太人。在被驅逐的幾百年間，其使用的語言與原來的西班牙文之間，甚少變化。這種語言裡頭吸收了些許的土耳其字彙，不過仍可以辨識出來，對人們來說，還是有相應的西班牙字眼可用。

我聽的第一首童謠是西班牙文的，聽的故事則是古老的西班牙「羅曼史」，不過最有力、對小孩來講最不可抗拒的，卻是其中所蘊含的某種西班牙式風情。那些猶太裔西班牙人以一種天真的傲慢姿態看待其他的猶太人。有一個鄙夷的字詞可以形容他們——托德斯可（Todesco）——指的就是那些德國猶太人或東歐一帶的阿許肯那猶太人。和一個托德斯可人通婚，是令人難以想像的。回想起來，在我仍是孩提時期，於魯斯特舒克所認識的許多家庭中，這樣的通婚情形是從不曾聽說的，也不認識半個這樣的家庭。我祖父甚至在我未滿六歲時便曾經警告我，將來絕不可以有這種門不當戶不對的婚姻。但這種歧視也不能一概而論。那些猶太裔西班牙人當中有一些所謂「世家」，指的是已經富裕許多年的家庭。「es de buena familia」（他出身世家）是最令人引以為傲的一句話。我母親提到這句話的次數多到我生厭。當她沈湎於維也納國家劇院、以及與我一同閱讀莎士比亞的時候，或是她後來提及最鍾愛的作家史特林堡^②的當兒，總是毫不羞赧地強調自己出身於好家庭，再沒有更好的家庭可與之相比了。雖然她熟悉某些高文化語言，這些語言中的文學作品也已完全充滿著她的生活，她

卻不覺得熱切追求廣博的知識，與一直為她所助長的那種自大的家族驕傲態度，兩者間有何衝突可言。

當時我仍完全受她所控制，她則為我開啟了通往各樣智識的大門，我盲目且熱切地跟隨著她。但那時我已感受到其間的衝突性，而這樣的衝突不斷地折磨著我，令我手足無措。在年少的不同階段，我曾經不只一次就這個問題於談話中向她提起，甚而指責她，但她卻也起不了什麼作用。她早就清楚地為其驕傲找到說詞，然而她這種令我不解的傲慢又狹隘的心態，卻使我早早便對重視出身的高傲態度起反感。以任何可能形式表現出社會階級意識的人，我全然不能接受他們，只能把他們視為來自異國的可笑動物。對那些高傲於出身背景的人，我發現自己其實也採取另一種相反方向的偏見。那些少數與我為善的貴族們，我必會觀察他們是否會談論出身背景，以及是否懷有這樣的意識。我為這些行為付出心力，換來的代價就是他們紛紛棄我而去，不再與我為友。所有的偏見都是由另一個偏見所激發的，而通常又是從與之立場相對的偏見所造成。

母親的階級意識，除了因為她是自視甚高的猶太裔西班牙人之外，更包含著金錢的因素在內。從家族當中，尤其是母親的娘家這一邊，我見識到金錢對人產生的影響。那些傾全力專注於追求金錢者，是我認為最糟糕的。有狂熱追求金錢而最後淪落成被迫害妄想症患者；

② Strindberg, 1849~1912, 瑞典小說家與戲劇家，較著名的作品有《茉莉小姐》（1888）及《死之舞》（1901）。